

金钱的魔力

史文·贝纳等著

邓明德 黄河 王守成等译

*

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

(福州得贵巷27号)

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
三明市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9·25印张 2插页189千字

1981年12月第1版

1981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24,820

书号: 10173·270 定价: 0.74元

前 言

本书选辑三部不同题材、不同样式、不同风格的外国电影剧本。

《翡翠谷》根据爱尔兰著名作家李却·劳惠伦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。它通过主人翁对童年的回忆，叙述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和不幸遭遇；其中有父子两代之间的矛盾，有工人与矿主的斗争，也有委婉曲折的爱情。在动人的情节里，处处蕴藏着忧愤和不满的感情。拍成影片后，受到千万观众欢迎，并荣获“最佳影片”、“最佳主角”等六项“奥斯卡”金象奖。

《金钱的魔力》是美国著名诗人、剧作家史·文·贝内（1898—1945）根据民间传说撰写的小说，后来由他本人改编成独幕音乐剧。1941年又改编为电影。这是个在美国民间广为流传的故事，在奇想异趣的情节里含有令人深思的哲理。故事里的魔鬼也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化身，它腐蚀人们的心灵，摧残人类的幸福；而美国进步政治家韦伯斯特的言行则体现人民的希望和理想。整个剧本体现作者对资本主义的无情讥嘲、憎恨和鞭挞，影片享有很高的评价和声誉。

《谍海群英会》是根据英国作家亚当·霍尔间谍小说《柏林备忘录》改编。它是一部颇为别致的惊险影片。主人公为了侦察法西斯余党在柏林的总部，历尽艰险，几遭不

测，而一直以辅助者身份出现的女教师，直到影片结尾才含蓄地泄露她的本来面目，也才使观众领悟到主人公屡陷魔掌的根由。影片情节紧张诡奇，却又留有回味。

这三个剧本，主题鲜明，结构严谨，并具有视觉形象的电影特点。现将它们翻译出版，可供电影工作者和一般读者赏阅。

沈 寂

1981年5月

目 录

翡翠谷..... (1)

菲力普·邓 编剧

黄 海 译

金钱的魔力..... (121)

丹·托赛罗 编剧
史·文·贝内

邓明德 译
宗白文

谍海群英会..... (223)

哈罗特·品特 编剧

王守成 译

翡翠谷

原著：李却·劳惠伦
编剧：菲力普·邓
导演：约翰·福特
制片：美国二十世纪福斯公司
(1945年出品)

翻译：黄海
校阅：方林

悠扬的男声合唱，唱的是威尔士的一曲名歌。歌声伴随整个片头画面。在下面的自述开始时，歌声逐渐转弱。

画面上出现赫尔的双手——一双年近花甲的老人的手。这双手正在小心翼翼地把几件衬衫、领带和短袜折叠起来，放在一块破旧的蓝布上面，然后把蓝布裹紧，打上结。镜头移到窗口。窗外是一座典型的威尔士矿山，既丑陋又肮脏，到处耸立着烟囱和升降机。离窗不远有大片堆积成山的煤渣，连绵起伏，高耸入云。

赫尔的画外音：（随着展开的画面）我用这一小块蓝布包扎我的衣物。这块蓝布是母亲从前打扫屋子时当头巾用的。我要离开我的山谷了，这一次我再也不回来了。我要忘却这六十年的记忆——记忆。可是真奇怪，一个人对于眼前的事很快就忘记了，而多年的往事——久已去世的男男女女，在记忆中却还是那样地栩栩如生。因为时光虽然消逝了，但是没有篱笆能把你和往事阻隔开的。只要你还能记得，你就可以回到过去的任何时候。

窗外。陡峭的街道。后景是煤渣堆和矿场。由于街道坡度很高，衣衫褴褛的人们走上走下都要弯着腰。路边的房屋是岩石砌成的，污秽而杂乱地挤在一起——一派贫困破落的景象。最后眼前展现一片丑陋的山谷，烟雾迷茫，贫穷衰败。

画面渐隐。

镜头化入昔日的山谷。山谷郁郁葱葱，与今日的山谷形成鲜明的对照。在片头画面里几乎被隐没了的教堂现在却矗立在眼前。景中出现矿场及一小堆煤渣——那只不过是一片葱茏的绿野中的一小块污点；接着出现的是高耸在街头的教堂。

矿场和一小堆煤渣——一片青翠之中的一块黑迹。

街头，巍然矗立的教堂。

赫尔的画外音：于是，我闭上双眼，不再看见今天的山谷——它消失了——眼前浮现的是我童年时代的故地，它翠绿葱茏，宝藏无限，整个威尔士没有比这里更美的地方了。煤矿开始在绿野中露出污黑的手指。黑黑的煤渣——矿中的废料——不过是那么一小堆。那座教堂屹立街头，俨然是这山谷的主人。

一个男人带着一个孩子从山坡下缓缓地往上攀行。男子是吉利姆·摩根，十岁的男孩就是赫尔。他们的服装是一八九〇年时的式样。父子俩来自一个矿工的家庭，身上的衣服表明了他们的身份。摩根迈着大步，不时回过头来，微笑着望着拚命追赶上来的儿子。

他们在山脊上停下来。赫尔凝神听着父亲讲述，他环顾四周，仿佛看到了父亲谈到的那些人。金灿灿的阳光洒满了整个山谷，两人黑黝黝的身影在山上摇曳，微风吹拂着他们的黑发。

赫尔的画外音：我幼年学到的一切都来自父亲，我从未听他说过什么不正确的话或无聊的事。他常向我谈起这座

山谷和这里的人民——勇敢的威尔士人从不向外来者屈服。无论是罗马人、丹麦人或撒克逊征服者，威尔士人都未曾向他们低过头。一批批的男子汉战死沙场，以致妇女生的孩子都来不及补充这一战斗的行列。山谷里的人们世代守卫着这块土地的情景——对我来说至今历历在目。往昔的战斗过去了，现在在山谷里我们正进行一场新的战斗——要从绿色的大地中挖出自然界的黑色宝藏——煤，它先使我们发财，随后又使我们比过去更加贫穷。我父亲和几个哥哥都是矿工，他们都为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，正如我们的祖先对于他们的事业感到自豪一样。

矿场上鸣叫着的汽笛。煤矿一角——一条采煤道。摩根的长子艾弗正拿着铁镐挖煤。他身穿矿工服，浑身上下黑糊糊的都是煤屑。

赫尔的画外音：我们家是一个大家庭。男子汉中除了父亲外数艾弗年龄最大——他象一座山那样坚强可靠。

在另一条采煤道里，摩根的二儿子安特站在齐腰深的水里，用一根铁棒撬动一块石头。听见汽笛声，他转过身来。

赫尔的画外音：安特有条魔鬼般的舌头，他爱打架，胜过爱自己血管里的血液。

戴维出现了。他肩上扛着铁镐，手里提着矿灯，从一条采煤道里走来。

赫尔的画外音：戴维是我们家的智囊。

欧文和吉利姆推着装得满满的煤车走来。

赫尔的画外音：欧文是梦想家，沉默寡言。吉利姆和父亲同名，可是他能说会道，而父亲却笨嘴拙舌……

矿下。摩根和几个儿子同一些矿工一起踏进升降机。升降机缓缓上升，里面有几个矿工，他们还是孩子呢。

矿场入口处。白天。一个个身强力壮的矿工浑身上下沾满煤屑，他们一离开升降机就去排队领薪。摩根和几个儿子站在景中显著的位置。

艾弗从坐在一间小屋里的出纳那里领钱。账台上堆着不少金币。一枚金币从艾弗手中掉下，“铿铿”地响着。

赫尔的画外音：星期六是个好日子，矿工一下早班就可以领到工资。那个时候，钱并不难赚，而且还不少，发的不是钞票，而是真正的金币，黄澄澄的，就象是夏日盛开的黄色的水仙花——只要碰到硬东西就叮叮当当响。

摩根的家。年方十七的漂亮姑娘安葛哈站在门前，向远处的矿场眺望。她走进屋子，搬出一条长凳放在门外。摩根太太（毕斯）跟着走了出来，腰间系着一条雪白的围裙。她坐到凳子上，把围裙铺在双膝上。

矿场。矿工们挤作一团，从山坡上往下走。他们愈走愈近，领头的开口唱起歌来，其他人跟着唱，顿时，矿场上空回响起了具有浓厚威尔士风味的歌声。

矿工们边唱歌，边踏着步子走下山坡。每经过一幢房子，总有几个人离开人群走进自己的屋子。摩根和五个长大成人的儿子一离开人群，便走向家中的小门。摩根把手中的金币投进太太的裙兜里，然后走进屋内。艾弗冲着母亲一笑，也跟着进去。兄弟几个跟在后面，安特走到赫尔跟前时，在赫尔的耳朵上拧了一把。

赫尔的画外音：姐姐安葛哈瞧见人群涌向山顶时，就会

来告诉母亲说，他们来了。发工资那天，所有的女人都穿上漂亮衣裳，系着上过浆的围裙。一个男人带头唱起歌后，大家随声附和。我们这地方的人长了嘴就爱唱歌，就象长了眼睛非得瞧东西不可一样。男人们走过来，把他们领到的金币一个又一个地投进了围裙，围裙似乎也变得金灿灿的了。父亲领头，儿子和房客一个个跟着。我父亲和五个哥哥工作一个礼拜，壁炉架上的钱盒子里就能放入四十金镑。

景化入摩根家中。几个兄弟上身脱得精光，由妹妹和赫尔擦洗背脊上的煤屑。镜头对着水桶和毛巾，以及一双污秽的手。那双手中的煤尘洗不干净，手上皮肤的纹路里留下了一条条黑色的痕迹。

小伙子们使劲擦着身子。赫尔踮起脚擦拭着艾弗宽大的肩膀。赫尔瞧着自己洁白的双手，很不是滋味。

赫尔的画外音：哥哥在院里洗澡，妈妈把一桶桶的水拎过来，我和姐姐帮哥哥擦洗身上的煤灰。大部分煤灰容易去掉，就是手上的毫无办法，无论怎样使劲地擦洗，煤尘总是赖在那里嘲笑你。这是矿工的光荣标记。我真羡慕几个长大成人的哥哥啊！

摩根家厨房的内景。摩根坐在餐桌首位，正在作饭前祈祷，其他人站在两旁。菜肴丰盛，一家人静静地等着就餐。赫尔等得很不耐烦，动了一下，父亲瞪了他一眼。

摩根动手切肉，毕斯替全家人分汤，餐盒一个个地传递过去，一家人开始用饭。

赫尔的画外音：吃饭了，父亲一边祈祷，一边望着天花板上的污迹。只要我的身子一动，他就会瞪眼。在他的肘子

旁不是未切过的牛腰肉，就是羊肩和羊腿，有鸡有鸭，有丰富的蔬菜，还有香味特别的菜汤——带有野生的香草味。如果“幸福”是带有气味的話，那我对它是再熟悉不过了，因为那时候，快乐的气氛笼罩着全家。吃饭的时候，我们从不讲话。我从来没有遇到哪个人说的话比佳肴更有味道。

毕斯走到火炉跟前，把壶盖打开。她转过头，向一家人莞尔一笑。

赫尔的画外音：妈妈老是跑来跑去……总是最后吃饭，最先吃完。如果父亲是一家之长，那么母亲便是一家人的心脏。

安葛哈在水槽边洗涤碗碟。赫尔站在一旁用毛巾把它们擦干。

赫尔的画外音：晚饭后，我们把碗碟洗刷干净。壁炉架上的钱盒便放到桌上，大家可以从里面得到零用钱。

客室的内景。壁炉架上的钱盒。毕斯把它拿了下来，放在正在吸烟的丈夫面前。几个儿子围在父亲身边。摩根把盒盖打开时，赫尔和安葛哈急忙从厨房跑出来。儿女们按年龄大小顺序排列，等着父亲把零用钱分给自己。摩根先给毕斯一些，他们热情地接吻。

赫尔的画外音：父亲常说，钱铸造出来就是供人使用的，正象一个人使用体力和脑力去赚钱一样——是心甘情愿地使用，但必须使用得当。

赫尔是最小的一个，所以站在最后。他等得有点儿忍耐不住了。摩根故意朝他皱皱眉头，然后把一个辨士放到他手心里。赫尔一拿到钱，便象着了魔似的转身向屋外跑去。见他

这个样子，摩根和毕斯都笑了起来。

赫尔跑到门前，正要出去，突然停了下来，急急忙忙转身抓起帽子，又跑了出去。

赫尔从房子里冲出去，然后就往街上跑，在街角转弯处消失了。

赫尔的画外音：每星期六我都能得到一辨士。然后跑出房门，转过街角，这样我不知跑过了多少遍。

赫尔在教堂前不大的一块草地上奔跑。快到教堂时，他放慢了脚步，规规矩矩地走过教堂。在遇到一对年长夫妇时，他很有礼貌地把手举到帽沿，表示敬意。

赫尔的画外音：慢点走，向教堂致敬，是父亲教我的第一件事。

走过教堂，他又开始飞奔起来，跑到一条岔道上的一家面包店跟前。店前堂堂正正地挂着一块招牌：特沙而面包糖果店。他一下子冲进去。店内铃声响了。赫尔手脚无措地等在柜台前。一位和蔼的老太太递给他一包早就为他准备好的太妃糖，然后收下一辨士。赫尔很有礼貌地向她微微一躬，然后转身向外走去。一出门，铃声又响了，他把糖往嘴里一塞，好象是到了天堂。他使劲地嚼着，然后又往嘴里塞进几颗。牙齿被糖粘住了，他便伸进一个指头把糖掏下来。

赫尔的画外音：我总是到特沙而太太店里买太妃糖，她的糖可以嚼上几个钟头。我有这种感觉，就是把糖整块地吞下去，它的滋味仍然留在你的舌头上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觉得那种滋味仍然回味无穷。这使我联想起不少随着岁月流逝的美好往事。就在这天下午，我第一次遇见了布伦——布

伦温——她从邻村初次来看望我的母亲。

赫尔往家里走，快到门前时停了下来，朝街头望去，嚼糖的动作也慢了下来。

一个很俏丽的少女，沿着陡峭的山坡石阶拾级而上，朝他家走来。两只篮子紧靠她的臀部。帽子用一条美丽的丝带系在额下。

摩根家门前。画外传来了布伦温的脚步声，同时响起了教堂的钟声和车轮的辘辘声。小庄里各种声音也都隐约可闻。布伦温走进门前迟疑地瞧着摩根的房子，推门往里走，门“吱呀”地响了一声。这时她看见赫尔，便停下步来，朝赫尔微微一笑。

布伦温：这就是吉利姆·摩根的家吗？

赫尔盯着她，点了点头。

布伦温：（微笑着）你准是赫尔。

赫尔咽了口唾沫，转身就往屋子里跑。布伦温跟在后边，笑了起来。

毕斯在厨房窗下的桌子上切甜糕。赫尔神色慌张地跑了进来。

毕斯：你怎么啦？

赫尔瞠目结舌，指了指客室。

毕斯：（抬起头）哦——

她把刀放下，急忙理了理头发，见布伦温已经走到客室的门前，便迎上去。

毕斯：你就是布伦温？

布伦温：（低声）是的。

毕斯：快进来吧，孩子。

布伦温走了进来。毕斯热情地吻了她一下，然后退后一步把她端详了一番。

毕斯：你真可爱，艾弗运气真不错。

布伦温：（羞忸地）有福气的是我呢。

毕斯：（笑着）你对艾弗感情很不错吧。不过在几个月前，艾弗还象他那样跳跳蹦蹦，（她指着站在一边发怔的赫尔）象他那样张着嘴呢。

毕斯用手往赫尔下巴上一顶，使他的嘴闭了起来，随后接过布伦温的两个篮子，交给赫尔。

毕斯：（对着赫尔）这是布伦温，赫尔，你将来的嫂子。

布伦温：（微笑着）我们已经见过面了。

她弯腰在赫尔脸上亲了一下。赫尔不知所措地用手指在脸上轻轻摸了一下。

布伦温：（微笑着）当心那只篮子，里面是白脱草莓蛋糕。

她的话与其是要赫尔当心，倒不如说是叫赫尔别再站在那儿发痴。

这时画外传来摩根的声音。

摩根的画外音：（兴高采烈地）呵——

摩根从楼上走了下来，后面跟着几个儿子。他向布伦温微微一笑，弯着食指往肩后指了指。

摩根：艾弗——

艾弗从楼上下来，望着布伦温。兄弟几个站在一边朝他

暗笑。摩根也笑着把艾弗往布伦温身前一推。艾弗正要搂住布伦温时，摩根注意到站在一边目瞪口呆的赫尔，便扭住他的颈子，把他拉到楼梯口。赫尔很想回头瞧瞧，但却没有胆量。

摩根：（笑着）孩子，你还太小，过几年会轮到你的。

他和蔼地把赫尔往楼上一推，然后回到楼下。

赫尔很不情愿地走上楼梯，偶尔停下来，好奇地往回瞧瞧。他听见楼下的欢声笑语，兄弟们一个个地向布伦温寒暄一番，并向艾弗道贺。

赫尔的画外音：当时我觉得自己爱上了布伦温。一个小孩子竟然产生爱情，听起来似乎不可思议。但我却是如此，当时除自己外没有人了解我的心情。我觉得星期六在山坡上遇见布伦温时，我就堕入了情网。

教堂的外景。这天是艾弗和布伦温的大喜之日。教堂外挤满了穿着盛装的人，大家依次进入了教堂。教堂里面，男人坐在一边，妇女坐在另一边。

艾弗窘迫不安地和安特站在一起，身后站着其他兄弟。布伦温身穿结婚礼服，她的父亲挽着她的手，从教堂的过道里走了出来。

毕斯和布伦温的母亲快活得流下了眼泪，用手帕擦着泪水。布伦温的父亲从女儿的身边退后几步，站到摩根身边，两人都淌着汗，显得很不自在。摩根的几个儿子和赫尔站成一列。

当艾弗和布伦温走到新郎新娘的位置上时，葛菲特牧师站在走道的正中。他侧着头，面带笑容打量着这一对新婚夫

妇。新郎新娘不自在地稍稍动了一下身子。

赫尔的画外音：我们村里的人和布伦温村里的人都来参加婚礼。教堂里挤得水泄不通。艾弗穿着父亲的白背心，纽扣孔上佩着红花，洋洋自得。布伦温穿着她曾祖母留下的结婚礼服，光彩照人。妈妈和布伦温的母亲站在前排流着泪，爸爸和布伦温的父亲装上高领戴着高帽，神情悒郁。我的几个哥哥严肃得似乎是在参加丧礼。那位新来的牧师倒并不十分严肃，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。我还记得他笑容可掬，望着艾弗和布伦温——他一直瞧着他们，好象要等到肯定他们能白头偕老、快乐终身时才准许他们结婚。

到场的人都在等着葛菲特牧师举行仪式。坐在前排的那些老年人对牧师毫不拘谨的神态感到惊讶。结婚仪式开始了，葛菲特的目光变得严肃起来。

教堂前的草地。一条条盛满食物的长条桌子摆在教堂门前。欢乐的人群聚集在桌子的周围，谈笑风生。巨大的结婚蛋糕显得特别引人注目。

摩根家的外景。夜阑更深。道喜的人群拿着大酒杯等着摩根打开酒桶，啤酒沫顷刻喷射而出。摩根替每人斟满一杯，然后举起杯子，挺直身子呷了一大口。毕斯则在屋内斟茶款待妇女们。

赫尔的画外音：我永远忘不了婚礼后举行的宴会，以及两个男子抬起那块蛋糕的情景。我生平很少看见父亲喝那么多的啤酒，不过在长子的新婚之夜，享受子女满堂的天伦之乐，怎能不尽情喝得一醉方休。那天晚上我们每个人都喝得烂醉。如果那些女人喝的是酒，那么她们一定也会烂醉如泥

的。

宾客们集中起来，同声合唱。艾弗穿上了他的最漂亮的假日服装，担任指挥。摩根夫妇和一些客人坐在会客室里。赫尔同父母、葛菲特牧师坐在一起，安葛哈、安特、戴维、欧文和吉利姆坐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。他们也跟着合唱。赫尔仰起头望着葛菲特，牧师热情地唱着，朝赫尔微微一笑。这时坐在几个哥哥当中的安葛哈，注视着葛菲特，停住了嘴。

赫尔见安葛哈停住不唱，视线从她身上转到了葛菲特身上。他看看姐姐，接着又看看葛菲特，似乎懂得了安葛哈沉默下来的原因。葛菲特却并未注意到安葛哈投来的钦佩的目光。

赫尔的画外音：我们的歌声简直可以震撼山岳。我们还注意到葛菲特歌唱的才能并不亚于他传经布道的本领。安葛哈痴呆地望着他，好象根本不会唱歌似的。

画面出现安葛哈、安特和戴维。安葛哈仍旧注视着葛菲特。安特见她沉默无声，便用肘在她身上狠狠一撞。安葛哈急忙又唱了起来。

人群在闪烁的星光之下继续高歌，四周的窗户里灯火通明。

赫尔的画外音：山谷回荡着我们欢乐的歌声，是的，当时我们每个人都很快活。……但是，不久我们就陷入了烦恼。

矿场大门。拂晓，一个雇员在门前挂起一块牌子，上面写道：